

蟹 工 船

小 林 多 喜 二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小林多喜二

蟹 工 船

根据东京青木书店 1953 年版翻译

蟹 工 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字数 6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4}$ 插页 8

197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7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079 定价 0.28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小林
幼女
哲二

“喂，下地狱罗！”

两个渔工凭倚在船栏杆上，了望着函馆市街。它象蜗牛伸展身子似的，座落在蜿蜒的海湾边上。一个渔工把短得快烧手指的烟蒂，连同一口唾沫从嘴角吐了出来。烟蒂以各式各样的调皮姿势飘舞着，顺着高大的船身落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酒味。

有的轮船鼓起红色大肚子，浮在海面上；有的象在装货，船身倾斜得很厉害，宛如一只袖管正被人从海里使劲往下拽；黄色的大烟囱；大铃铛似的浮标；跟臭虫一样从船缝间匆匆穿行的汽艇；波浪翻腾、冒起寒气的海面，漂浮着煤末、面包屑、烂水果，活象一幅别致的花布……。煤烟趁着风势，掠过海面，飘来一阵阵熏人的煤臭气味。吊车的响声，不时顺着浪波嘎嘎地直传过来。

一艘油漆剥落的帆船，从船头象牛鼻孔的锚洞里抛下了锚链，停靠在“博光号”蟹工船跟前。两个叼着大烟斗的外国人，象机器人似的在甲板上转游。好象是艘俄国船。这准是艘“警备船”，来监视日本蟹工船的。

“我身上连个子儿也没有了。妈的，你瞧。”

一个渔工说着，移动了一下身子，把另一个渔工的手，拉到自己腰间，按了按劳动服下面的粗绒布裤的裤兜。里头好象有个小盒子。

另一个渔工没吱声，瞧了瞧这个渔工的脸。

“嘻嘻嘻嘻……”他笑着说，“是花牌^①呀！”

在上甲板上，一个“将军”模样的船长，抽着烟踱来踱去。口里吐出的烟雾，绕过鼻尖急速地飘散开去。一个船员，拖着木底草鞋，提着装食物的铁桶，在前舱急匆匆地跑出跑进。——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可以启航了。

两人从上边往杂工住的舱口窥望下去，看见一群孩子，正在阴暗的底舱舱铺上嬉戏打闹，就象一群小鸟从窝里探出头来唧唧喳喳叫着一样。他们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

① 花牌是一种赌具。

“你是什么地方人？”

“××町。”少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都是函馆贫民窟的孩子，因而都挤到一块了。

“那边舱铺上的呢？”

“南部。”

“这边的呢？”

“秋田。”

他们分别挤在不同的舱铺里。

“秋田什么地方？”

那个拖着两条黄脓鼻涕、眼眶烂得象翻开了眼皮似的孩子说：“北秋田呗。”

“是种地的？”

“是的。”

空气沉闷，散发着一股烂水果般的酸臭味。因为紧隔壁的舱房放着几十桶腌菜，所以又夹杂着“大粪”一般的臭气。

在阴暗的拐角地方，一个身穿劳动服和扎腿裤、头围叠成三角形的包袱皮、象个女苦工模样的母亲，正在给趴在舱铺上的孩子削苹果吃。她一边看着孩子吃，一边自己嚼着削成串儿的苹果皮。嘴里象在说着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把孩子身边的小包袱，解开了又包上。类似

这样的人就有七八个之多。从内地^①来没人送行的孩子们，不时地偷望着这边的情景。

一个全身沾满水泥粉的妇女，从牛奶糖盒拿出糖块来，递给身旁的孩子每人两三粒，一边说：

“和俺家的健吉一块好好干吧，嗯。”

她的手难看得象树根一样又大又粗。

有的人给孩子揩鼻涕，有的用手巾给孩子擦脸，还有的嘁嘁喳喳地同孩子说话。

“你的孩子身体真结实呀。”

母亲们聊开了。

“嗯，还凑合。”

“俺家的呀，身体可不好了，本不想让他去的，可是……”

“唉，大伙儿都一样呀！”

两个渔工把脸从舱口转向甲板，吐了一口气，带着不快的心情，默默地离开杂工住的舱口，跑回靠船头自己那梯形的“窝”里去了。每次起落锚链，大家都被震荡得互相碰撞起来，仿佛被扔进了水泥搅拌机里似的。

在昏暗中，渔工们象猪一样地滚在一起。而且这里

① 指日本本州。

就跟猪圈一模一样，散发着一股臭味，叫人恶心。

“真臭，真臭。”

“当然罗，咱们这些人沤得都快烂了，还能不臭！”

一个脑袋长得象红石臼子的渔工，把瓶子里装着的一升^①烧酒，都倒在一个缺口的饭碗里，贪婪地嚼着鱿鱼干，喝着酒。他旁边的一个人仰卧着，一边吃苹果，一边翻看一本封面残缺的《讲谈》杂志。

四个人正围着喝酒，另一个没喝够的又挤了进来。

“……是呀，在海上要漂四个来月哩，我想往后再别干这玩艺儿了……”

一个身体健壮的汉子这么说着。他不时习惯性地舔着厚厚的下唇，眯缝着眼睛。

“喏，钱包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举起扁得象柿饼一样的空钱包，在人们的眼前摇晃着。

“那个婊子，个子虽小，可……”

“喂，别说了，别说了！”

“好哇，好哇，继续往下说呀！”

对方嘻嘻地笑了。

① 一日升约合我国二升。

“喂，你瞧，真叫人羡慕。唔？”一个渔工的醉眼正好落在对面的舱铺上，将下巴颏儿朝那边一扬，“嗯！”

那个渔工正在把钱交给他的老伴。

“你瞧，你瞧，喂！”

这对夫妻把皱巴巴的钞票和一堆银币摊放在小箱子上，一块点数。男的舔了舔铅笔头，在小本子上记些什么。

“瞧啊，唔！”

“别小看我这呀，我也有老婆孩子了。”方才谈过婊子事儿的那个渔工，有点恼火，忽地说了。

“我呀，本来打算这回就不再上船了，可是……”在离这边不远的舱铺上，一个留着平头的年轻渔工，挂着一张已经烂醉的泛青的肿脸，大声地说，“被荐头拉着到处逛，结果落得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只好又来过几个月的地狱生活。”

一个背向这边，大概从同一个地方来的汉子，跟他悄悄地在说些什么。

舱口舷梯上出现一双弯腿，一个背着老式大布口袋的汉子，晃悠悠地从梯子上走了下来。他站在舱板上，举目四望，找到个空铺，便马上爬了上去。

“你们好，”他说着，向旁边的人点了点头。他的脸

象涂上了什么似的，黑黝黝的。

“让俺也搭个伴儿吧。”

后来才晓得，这个人上船以前，在夕张^①煤矿当过七年矿工。这次瓦斯爆炸，差点送命。虽然这样的事，以前曾经历过多次，但这次他却忽然害怕起来，离开了矿山。瓦斯爆炸时，他正在一条坑道上推着矿车。就在他把装满煤块的矿车，推到别人的掌子面去的当儿，突然觉得好象有百只镁光灯在眼前倏地闪亮一下，不到五百分之一秒钟，自己的身子就好似纸片一般飘了起来。好几辆手推车，由于瓦斯的压力，腾空而起，轻得象空火柴盒，嗖地飞了过去。后来，他就不省人事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自己才又在呻吟声中苏醒过来。工头和壮工为了防止爆炸蔓延到其他地方，在坑道里打上堵墙，封闭巷道。这时候，他“清楚”地听见墙后有人呼救。这种声音，矿工只要听过一次，就象用针扎进心窝一样，永生难忘。要救还是能够救出来的。他急忙站起来，发狂似的冲进人群，叫喊起来：

“不行呀！救人呀！”

（虽说以前自己也打过这样的墙，但那时并不觉得

① 北海道的一个煤矿城市。

什么)

“混蛋！火势蔓延过来，损失就大了。”

可是，呼救声不是渐渐低下去了吗？！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便振臂呐喊，猛地冲出坑道，摔倒了好几次，额头磕在坑木上，全身沾满泥和血。中途，他又被矿车轨道的枕木绊倒，象被抛了起来跌到小铁轨上，又昏厥过去了。

年轻的渔工听完以后说：

“哎，咱们这儿也差不多呀……”

矿山来的渔工，他那矿工特有的、怕光的、没有神采的黄眼珠，直盯盯地落在年轻渔工的身上，沉默不语。

从秋田、青森、岩手来的“农民渔工”，有的盘腿而坐，双手交迭垫在屁股下面发楞；有的抱着膝盖靠在柱子上，眼睛直盯着大家喝酒；也有的在悉心倾听别人闲聊。他们都是从早到晚下地劳动，还是忍饥受饿，才被迫跑了出来。家里只留下大儿子一个人，老婆到工厂当女工，二儿子、三儿子也不得不外出干活。即便这样还是不够糊口。过剩的人口就象热锅里炒豆子给蹦出来似的，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些人都是想“积蓄点钱”再回老家。但是，出海干活的人，一旦上岸，就会被酒馆、小樽的花花世界迷住，象落在树皮胶^①上的小鸟被

粘住脱不开身了。这样七搞八弄，最后落得简直跟刚出生时一样，赤条精光。然后被撵了出来，连家乡也回不去了。他们要在举目无亲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过年”，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象擤下来的鼻涕一样不值钱。尽管他们年复一年被迫这样做，可是跟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样，到了第二年，他们又无所谓地（？）重走着老路。

背着点心篓在码头做小买卖的女郎，卖药的，还有卖日用品的小商贩，上船来了。他们在船舱正中划出一块如同孤岛的地方，把各自的商品摊出来。大家从四周的上下舱铺，探出身子，边起哄，边说笑。

“点心好吃么？嗯，大姐？”

“噯呀，不害臊的。”做小买卖的女郎大嚷着跳了起来，说：“乱摸人家，讨人嫌呵！这个臭家伙。”

一个满嘴鼓鼓地咀嚼着点心的汉子，看见大家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难为情地痴笑说：

“这个大姐真可爱啊！”

一个醉汉，用手扶着舱壁，拖着蹒跚的脚步，从厕所走出来，路过这里，顺手摸了摸这个女郎黑里透红的胖

① 用细叶冬青的树皮熬成的胶，可以粘鸟儿。

脸蛋。

“干么!”

“别生气，大姐。”说着，向这个女郎做了个怪样子。大家都笑了。

“喂，馒头，馒头!”一个汉子从远处拐角的地方大声叫唤。

“是……”一个女人用在这种地方所罕见的清脆娇滴的嗓音答应着，“要几个?”

“几个? 要有两个不就成了怪物了吗?——肉馒头，肉馒头!”

大家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年轻的醉汉缩缩脖子，也笑了出来。

他冬天在橡胶工厂当工人，每逢春天没活干了，就外出到堪察加去做工。不论哪种活儿都是“季节性劳动”(北海道的活儿差不多全是这样)，一加夜班，就没完没了。据说这样干下去，“能够活上三年，就谢天谢地了。”他的皮肤跟粗糙的橡胶一样没有血色。

在渔工当中，有曾被卖到北海道荒僻的开垦场或铁路建设工程队当“猪仔”的；有无法谋生四处奔走的“流浪汉”；还有酒迷心窍的酒徒。被青森一带善良的村长挑选出来的“愚昧无知”、“木头人般”的正直乡下人，也混

在当中。对雇主来说，招募这种从四面八_八方_方来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函馆的工会拚命想派一些工作人员到开往堪察加的蟹工船上做渔工的工作。同青森、秋田等地的工会，也取得了联系。——资本家对此比什么都害怕。）

侍役穿着浆洗得笔挺洁白的上身短制服，端着啤酒、水果、酒杯子，在“船尾”的餐厅来回地奔忙着。在餐厅里，有“公司大亨”、船长、监工，还有在堪察加担任警备任务的驱逐舰上的要人、水上警察局的局长、海员工会“挟皮包”^①的。

“他妈的！就知道咕嘟咕嘟地喝，真没见过。”侍役撅起嘴嘟囔着。

渔工的“窝”里点着象红褐色玫瑰花的小灯泡。烟雾和人气使空气变得混浊、发臭。整个“窝”恰似一个“粪坑”。在隔开的舱铺上翻来复去的人们，看去就象蠕动着蛆虫一样。渔业监工领头，船长、工房代表、杂工头子随后，从舱口走下来了。船长很珍惜自己那两撇翘起的胡子，不时用手绢去拂弄它。过道上扔满了苹果皮、香蕉皮、湿漉漉的长统雨靴、粘着饭粒的木纸^②之类，

① 指御用工会的办事员。

② 把木料刨成柔软的薄片，用以包卷食物。

活象一道堵塞了的脏水沟。监工翻了翻眼珠，朝这些东西瞥了一眼，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这帮人都象喝过酒，脸颊通红。

“我来给你们讲几句话。”监工的身体象棍棒那样结实，一只脚踩在舱铺边上，不时地用牙签把塞在牙缝里的东西剔出来。他张口说道：

“我不用说，有的人大概已经明白了，蟹工船这行事业，不应单看作是为一家公司挣钱的活计，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是我们日本帝国国民伟大呢，还是老毛子伟大？这是一场一对一的格斗呵！而且如果，如果呵，当然这样的事儿是绝不会发生的，但如果万一打输了，日本男子汉大丈夫就只有切腹，跳堪察加海了。我们个子虽小，但绝不输给粗笨的老毛子！”

“还有，我堪察加的渔业，不仅蟹肉罐头，大马哈鱼和红眼鱼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占有优势的地位，这是其他国家没法比的。而且它还担负着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剩问题、粮食问题的重大使命。我说的这些个，你们也许不明白。但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知道：为了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我们可要豁出命来冲到北海的怒涛去干它一场啊！正因为这样，我们到那边去，帝国军舰也会始终保护着我们。……如果有人想学现在老毛子的那种

时髦，煽动别人胡作非为，那他就是出卖日本帝国的奸贼。当然这样的事儿是不会发生的，但你们可要好生记住……”

监工打了几个醒酒的喷嚏。

那个醉醺醺的驱逐舰的要人，象上了发条的洋娃娃，一溜歪斜地走下了舷梯，去乘坐等候着他的汽艇。水兵们把这个舰长连头带脚抬了起来。他重得跟装满石块的麻袋一样，几乎抬不动。舰长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好几次从嘴里喷出唾沫星子，溅到水兵们的脸上。

“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就是这副熊样。”

水兵们把舰长送上了汽艇。一个水兵站在舷梯的踏板上，解开了缆绳，冲舰长那边瞅了一眼，低声地说：

“干掉他?!”

两个人咽了一口气，一齐笑了起来。

二

从右舷透过海面一片迷蒙的灰雾，望见祝津灯塔来回转动的闪闪亮光。当灯光转向别的方向时，一道长长的神秘银色光柱，倏地射向几哩以外。

蟹工船经过留萌海面，天空下起蒙蒙细雨。渔工和杂工不时地把冻僵了的手，象蟹钳似的斜揣在怀里，或是团起双手，放在嘴边嘘嘘哈气，然后还得继续干活。褐色的雨丝，不停地落在同样颜色的混浊海面上。船驶近稚内，雨点大起来了，密密麻麻地下着。宽阔的海面，起伏翻腾，象一面飘拂的旗子。风吹着桅杆，发出不祥的声音。不知在船上什么地方，不断地响起嘎吱嘎吱的声音，象铆钉松了似的。这艘近三千吨的蟹工船驶进宗谷海峡的时候，跟打隔儿一样，颠簸起伏。船身仿佛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擎起，忽而浮到空中，忽而又沉到原地。这当儿，船上的人犹如乘着电梯往下降的那瞬间，小便几乎要流出来似的，痒得难受。杂工似乎是晕船了，面色焦黄，翻着眼珠，哇哇地呕吐着。

从那被浪花溅得朦胧了的圆形舷窗望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库页岛上积雪的群山轮廓。但是，一个阿尔卑斯冰山般的巨浪，涌向挡风玻璃窗，山影很快就被隐没了。前面又仿佛出现一座幽邃的深谷，眼看迫近了，浪头嘭的一声劈头砸在窗上，碎裂成无数水星子，哗哗——哗地洒了下来。海浪就这样滚滚地擦过窗边，象跑马灯似的往船后边流去。船身象小孩儿摇晃着身子那样，猛烈地颠簸摇摆。船上发出从舱铺上掉下东西的声音，折断